

第十一章 整風！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沐鐵沉著臉，緩步踏出了門廊，也不正眼去看偏廳裏坐著的人，寒聲說道：“不知是哪位大人非要親見沐某一麵？這麼大的架子，難道不知道一處事務繁忙？”

蘇文茂見著以往的同僚，總有幾分照看之意，眼珠子一飛，使了個眼色。沐鐵其實早就知道來的是誰，此時隻是做戲罷了，假意被蘇文茂提醒，狐疑著回頭去看身後，便看見了那位年輕人。

“您是？”沐鐵皺著眉頭，走近了一步，忽然間大驚失色，唰唰兩聲，幹淨利落地單膝跪了下來，“下官沐鐵，參見提司大人！”

範閑麵無表情地看著他，根本沒有一絲配合他演戲的興趣。

沐鐵一臉餘驚未消，喜悅說道：“大人您怎麼來一處也不說一聲，讓您在外麵枯等著，這叫下官如何是好？”

範閑依然沒有說話，隻是唇角浮起了一絲笑意。沐鐵看著這絲笑意，心卻開始涼了起來，誰都知道，這位小範大人每次笑得最甜的時候，隻怕也就是他心裏最惱火的時候，於是他的聲音也不自禁地低落了下來：“這個...大人，那個...下官。”

範閑還是沒有說話，隻是微笑看著他。

沐鐵深黑的臉上，無由出現一抹驚悔，也不敢再多說什麼，隻是重新跪了下去。

一處的偏廳裏，氣氛十分壓抑。

...

範閑也不想再看他出醜，畢竟沐鐵是一處的主簿，在朱格自殺之後，一處的事務基本上都是由他在主理。他皺了皺眉頭，說道：“偏廳太髒，不適合待客。”

沐鐵一愣。心裏馬上高興了起來，對身旁的那個風兒怒斥道：“快讓人來打掃！”

“案卷就這麼擱在廳裏，不合條例。”範閑微笑著。

沐鐵一蹦老高，高聲喊著後麵的那些一處吏員們出來，開始將那些蒙著灰塵的案卷歸納到後方的暗室中。這些吏員都在偷懶，懨懨無力地走了出來，卻看見沐大人正老老實實地站在一位年輕人身邊。眾人不識得範閑，卻都是搞情報偵查工作的出身，腦子轉得極快，馬上猜到了這位年輕人的身份，唬了一跳，趕緊各自忙了起來。

不一時功夫，偏廳就被打掃得幹幹淨淨。案卷被歸得清清楚楚，看來監察院一處，仍然還是保留了他們本來就應有的快速反應能力

“給你半個時辰，除了今日在各部各司各府裏有院務的人，除了那些身份不能泄露的人，我要見到一處所有的職員。”

範閑一掀身前長衫下擺，便在椅子坐了下來。伸出手去，沐鐵討好地將茶碗遞到他的手上，有些垂頭喪氣說道：“我這就去。”他知道這位小爺實在是不好唬弄，而且自己的前程全在對方手上，隻好認真做事。希望能減少一些對方對自己的厭惡感。

“你不要親自去，這麼點兒小事。”範閑收回手，喝了口茶。發現已經冷了，不由咧了一下嘴。沐鐵趕緊伸手準備去換，範閑盯了他一眼，將茶碗放在身邊幹淨無比的桌子上，說道：“你跟我進來，有些事情和你說。”

沐鐵趕緊安排手下去將那些成日在外麵打混的一處職員全喊回來，自己卻是趕緊跟著範提司去了後院，看著範閑邁步進了自己剛出來的那個房間，心裏又是一陣緊張。

範閑皺著眉頭。看著門檻下的那粒翡翠麻將子兒，說道：“果然是監察院裏權力最大的衙門，居然麻將都是翡翠做

的。”

沐鐵汗流浹背解釋道：“是假翡翠，這個不敢欺瞞大人，這是大前年內庫新製成的貨色，像翡翠卻又摔不碎，當年給八大處一處分了一副，一處的這副一直擺在衙門裏，沒有人敢私拿回家，平時...沒什麼院務，所以偶爾會玩一下...卑職慚愧，請大人重重懲處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、說道：“那個呆會兒再說，我隻是有些失望，堂堂監察院一處，隱匿痕跡的功夫卻是做的如此不到家，先前你們就是在這裏打的麻將？既然都收了，怎麼門檻下還有這麼一顆？”

沐鐵抹了抹額角的汗，知道這是先前自己用來砸自家侄子的那顆麻將子兒，那些沒長眼的下屬收拾屋子的時候，一定是將這顆遺忘了。

範閑坐了下來，看著他說道：“你說說你這官是怎麼當的？院務荒馳也罷了，沒事兒打打麻將也不是大罪...”

沐鐵心頭微動，心想原來這些都不是大罪，正自心安之時，忽聽得咻的一聲巨響！他嚇得不淺，畏畏縮縮地看著範提司。

範閑在桌上重重拍了一掌，以他如今的霸道功力，就算將這木桌子拍成粉碎也是易事，但這次隻是發出極大的聲音寒聲怒斥道：“先前看著那筐魚，才知道你們竟然敢收各部的好處，你還要不要命了？如果讓院裏知道了，隻怕內務處第一個劓了你。”

沐鐵趕緊跪在他的麵前，卻是半天囁嚅著，說不出什麼話來，他心想一筐魚也不是什麼大事。

範閑寒聲罵道：“是不是覺得一筐魚並不算什麼？但你要知道院子裏的鐵規矩，尤其這一處監察京中百官，你與那些朝臣們玩哥倆兒好，將來還監察個屁？”

範閑一向是個看似溫柔的人，便溫柔之人偶爾發怒，話語裏的淡淡寒意壓迫感十足，讓沐鐵心頭大懼。

範閑看著麵前跪著的這位官員，心裏其實難免有些失望與意外，不止是對自己即將接手的一處，也是單單針對麵前這個人。

“起來吧。”

其實依照院內條例，上下級之間完全不用這般森嚴，隻是沐鐵知道此時的態度一定要擺得端正些。而且他與範閑畢竟是有些淵源。聽到範閑發了話，他才敢直起身來。

範閑看著他那張令人印象深刻的臉，唇如薄鐵，麵色深黑，不由皺了皺眉，說道：“整個京都，你是第一個知道我真實身份的人...”

沐鐵心頭一黯。去年調查牛欄街的時候，曾經很冒昧地前往範府問話，當時範家還不及如今的火熱，但是麵前這位年輕的大人亮明了身份，自己知道了他就是院中傳說的提司，這本來是一次極難得的機遇，自己本來以為會少奮鬥許多年。但沒有想到最後卻是便宜了王啟年的那個半小老頭兒。

“這一年裏，你也幫了我一些事情。”範閑眯著眼睛說道：“按理講，你應該多走走我的門路，但你沒有，這我很高興，以為你是位篤誠之人，隻是沒想到一年的時間裏，你竟然變了這麼多，從當初那個拍上司馬屁都有些別扭的老實人，變成了如今隻知道渾噩度日，學會了變臉的老油條官僚，我很失望。”

我很失望這四個字。讓沐鐵對自己更加失望他知道，雖然自己不如王啟年與提司那般親熱，也沒有指望能夠單獨負責一大片行路。但是這一年的時間裏，自己從當初的七品僉事被提成了從五品的主簿，用屁股想，也是麵前這位範提司大人的麵子。

他深吸了一口氣，也不再作辯解，隻是沉聲道：“請大人看下官以後表現。”

範閑注意到他將卑職賴成了下官，腰杆也挺得直了些，眼中流露出微微讚賞之意，說道：“這樣就好。不是所有人都有捧眼的天賦，別老念記著王啟年的做派。你做回當初那個一心查案的自己，本官自然不會誤了你的前程。”

...

風雨之後又是晴，晴後又是風雨，沐鐵看著麵前的提司大眾，心想這位爺的心思真的像是京都剛過去的夏天，隻聽著範閑沉聲問道：“說說，這一處怎麼爛成這樣了？院裏其他幾處我也去過，簡直不能比，別處的院吏無不謹慎自危，兢兢業業，別說打麻將了，就連出個恭都是緊跑慢趕，還得行路無風...看看你這兒！跟菜市場有什麼區別？”

沐鐵此時早已豁了出去，要做回自身，要抱緊小範大人的粗腿，也不避諱什麼，直接說道：“提司大人，一處之所以變成這樣，屬下自然難辭其咎，隻是這一年多來，一直沒有個正牌大人管理，下麵的人也不服我，所以自然就散漫了起來。”

範閑對這件事情很清楚。當初的一處頭目朱格暗中投靠信陽方麵，將言冰雲的情報透了出去，直接導致了言冰雲在北方被捕，後來院中自查，朱格事敗，就在密室裏的院務聯席會議上自殺身亡，這是監察院建院以來很聳動的一件事情。自那天起，一處便一直沒有頭目，一方麵是陳萍萍想等言冰雲回國，二來，自然是因為這個位置確實很敏感，暗中監察京中百官，這種權力如果用起來，可以獲得太多的利益，當時院中沒有什麼合適的人選，所以一直拖著了。

“就算沒有大人管理，但條例與各處細文一直都在，為什麼沒有做事？難道院中一直沒有訓斥你們？”他有些疑惑問道。

沐鐵其實也有些不解，搖了搖頭，接著說道：“大人說條例俱在...但是要一處做事，總要院中發文才行啊，沒有頭目說話，我們這些普通官員，總不好自己尋個名目，就去各侍郎學士府上蹲點去。”

範閑一怔，怒道：“二處難道這一年都沒有送情報過來？”

“送倒是送了。”沐鐵看了他一眼，“可是依照慶律，三品以上的官員，我們沒有資格自行調查，總要請旨，至少也要院長下個手批。”

範閑無奈何道：“三品以上你們暫時不能動，三品以下呢？”

沐鐵應道：“大人，不敢瞞您，其實一直以來，一處雖然名義上是院裏最要害的一個部門。但實際上卻一直都是最無能的一個部門，原因也很簡單二處三處都隻是和情報、毒藥、武器這些死物打交道。五處六處司責保衛，七處隻和犯人打交道，八處隻和書籍打交道。八大處裏，隻有一處與四處是與人打交道的部門，而四處的精力主要在國外和各郡路之中，那些下麵的官員。哪裏敢和四處的人較勁兒？隨便覓個由頭，也就將那些縣令撤了，誰敢二話？”

說到這裏，他的臉上不自禁地帶了一絲自嘲：“也就是咱們一處，深在京都之中，看似風光，實際上打交道的對象都是朝中大臣。京中士官，論身份他們比咱們尊貴，論地位，更不用提京官們看在欽命大慶朝監察院一處的牌子上，對咱們示好那是自然，六部有好處，都不會忘了咱們一份。但真要較起勁來...他們也不會所咱們。”

範閑心想這不對啊！前世哪裏聽過這麼窩囊的錦衣衛？“三品以下，你有立案權，獨立調查權，他們怕你才會討好你，怎麼還敢和你較勁？”

沐鐵自嘲說道：“大人。那些官員可能是三品以下，但他的老師呢？這些官員們早就織就一張大網，遍布京中。有的案子，就算咱們查出證據來了，也不好往上報。”

範閑眯著眼睛，問道：“為什麼？”

“很簡單，一處的這些兄弟也都是在京都裏生活的。”沐鐵歎了口氣說道：“雖說俸祿比一般的朝官要高不少，但是家裏的親戚總還要尋些活路，在各部衙門裏覓些差使，就算不和這些官員打交道，你就算去賣菜吧。如果你查了京都府的一個書吏，京都府尹就有本事讓你這菜攤擺不下去，用的理由還深合慶律，你挑不出半點兒毛病。至於那些與宮中有關係的，更是正眼都不會看我們，就像燈市口檢蔬司的戴震，眾所周知的貪官，可我們卻不能動手...為什麼？因為宮中的戴公公是他的親叔！”

“自從朱大人自...畏罪自盡之後，一處沒有個打頭的，下麵的這些官吏，更是不會輕易去得罪京中官員了，誰沒有個三親四戚？都在官場上，總要留個將來見麵的餘地。”

沐鐵自愧說道：“不怕大人動怒，下官這一年裏也是存著個明哲保身的念頭，除了院中交待下來的大案子，基本上沒有查過什麼事情。大人，不是下官沒有一顆虎膽，實在是京都居，大不易，日常要打交道的京官實在太多了。”

範閑沒有說什麼，平靜說道：“以後就這樣和我說話，整風，首先整的就是不務實事，隻知迎逢上可之風。”

沐鐵聽著整風這名詞新鮮，卻無來由地一陣害怕，趕緊向大人請示，一番言語，範閑麵無表情地如是說著，沐鐵麵露崇拜地如是聽著，又害怕自己忘了，於是磨墨奮筆抄寫著...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終於聽到鄧子越輕輕敲了敲門，稟報道：“大人，人來齊了。”

監察院一處，除了京郊各路留守的人員外，一共有三百一十名成員，除卻今天在查案子的，以及埋在各大臣府上的“釘子”，能來的基本上都來齊了，占據了一處後院的一整塊平坪，各自已經理好了衣裝，肅然而立，等候著提司大人的訓話。

範閑坐在眾人麵前的椅子上，沒有站起來的想法，看著這些人微微點頭，發現一年多的散漫並沒有完全磨礪掉這些人身上的肅然氣息，在他們的身上還能嗅到一絲絲監察院密探們應的陰鬱味道，對於這一點，他比較滿意。

沐鐵倚著身子，湊在他的耳邊說道：“一處比較特殊，密探不密，這裏的都是亮明身份的，大部分人都還隱藏著，釘子的名錄保存在院子裏麵，不能調閱，大人如果要查看，還需要一處的報告和院長的手令。”他想到範閑的身份，頓了頓又道：“您是提司，不需要院長手令，但還需要一處的報告，呆會兒我就去寫去。”

範閑搖搖頭。沉默了片刻後，笑著說道：“不用了，從今天起，我兼管一處，如果要寫報告，我會讓人寫。”

沐鐵身子一僵，本以為範提司隻是來巡查，沒料到竟然是要兼管一處！但一想到日後可以與大人一同工作，親近起來也更加容易，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絲喜悅。

坪上沉默了許久，範閑一直沒有說話，而那上百名一處的成員也一直保持著標槍般的姿式站立著，雖然不是軍人，但齊刷刷的黑色，看著還是極為養眼，有一種雨天蘇格蘭場的感覺。

很久以後，範閑才站起身來輕聲開口：“我是範閑，從今日起，便是你們的主官。”

大多數人都猜到了他的身份，但聽說這位聲名震天下的小範大人要來一處任主官，眾人在微驚之餘。更多的卻是高興，畢竟朱格死後，一處不止在京中的工作難以開展，就連在院中也多受白眼，如今有了小範大人領頭。院中其餘七個處，誰還敢推搪誤事？京中的各部衙門們，隻怕暗底下遞來的好處會更多了。:S-a\$`)\O"Q9{;}

但範閑接下來的話，卻讓眾人感到一陣陣寒意。

“本官知道你們這一年是怎麼過的。”範閑笑咪咪地說道：“從今以後，再也不能這麼過。”

丟完這一句很簡單的定論，他重新坐回了柱子上，看沐鐵一眼。

沐鐵站起身來，咳了兩聲，極有威嚴地看了眾下屬一眼，說道：“今天召集大家前來，主要是提司大人履任之初，有些話兒要交待。本官受提司大人委托，講幾句話，主旨都是提司大人擬定的，請諸位同僚認真聽。”

院間眾吏肅然聆聽……

“今天，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一處的作風問題。”沐鐵皺起眉頭，苦大仇深：“為什麼要有監察院？為什麼要有我們一處？因為朝廷裏有欺瞞陛下、壓榨黎民、陰壞慶律的貪官汙吏存在。陛下要明察吏治，百姓要安居樂業，慶律的尊嚴要得到維護，所以，要有一處。”

眾吏愕然，心想沐大人向來擅長辦案實務，什麼時候也會做這官場文章？隻是陛下，百姓，慶律三座大山壓過來，誰也不敢說什麼。

“...我們是一處，我們是陛下的耳目，如果我們要做到耳明目聰，為陛下分憂，就要做到步調一致，兵精馬壯，令行如山！若非如此，監察京中百官，便成了空中樓閣...”

“如今我們一處存在什麼問題呢？陛下的指示自然英明正確的，一處的工作也是有成績的，這一點，提司大人先前也是大力讚許過的。”沐鐵話風一轉，陰寒無比說道：“...但是！最近這一年裏，一處出了不少問題，我身為代管主官，當然責無旁貸，明日便會自請處分，但從今日起，一切違反監察院條例的事情不準再做。”

“不準私自或以一處名義，接受朝廷其它部司的禮物及一切可折算成銀錢的好處。”

“不準以任何理由，拒絕接受任何舉報。”

“不準以任何名義，與任何部司的相關官員有日常接觸，如辦案需要宴請，必須事先申報，並且人數下限在三個以上！”

“加強事務化工作的條理性，加強...”

“嚴格貫徹監察院條例及相關細則的執行，過去的一年裏，諸位同僚若有什麼不妥之處，請於十日之內向本官說明，一概既往不咎。”

...

沐鐵還在滔滔不絕地說著，下麵的一處吏員們卻緊張了起來，他們不知道這是所謂整風運動，隻聽出來如果範提司真的用狠心去做，自己這一年裏掙的好處，以後就再也掙不到了，而且又將重新投身於得罪京官的危險而光榮的工

作之中，眾人的臉上不標流露出為難與憤慨之色。

但饒是如此，他們依然沒有竊竊私語，沒有出言反駁，沒有像六部中的官員那樣沒個官樣兒，雖然麵色有些變幻，但依然用極強的控製力站得穩穩當當陳萍萍一手調教出來的監察院，從根基與本質上講，始終是這天下最鐵打的一支密探隊伍。

沐鐵的發言完了，範閑站起身來，將雙手負在身後，微笑說道：“有什麼意見，這時候當麵說出來。”

底下一片沉默。

監察院的普通密探，普通調查人員，與範閑這位天之驕子間的身份差距太大，沒有人敢當著他的麵反駁什麼。

範閑笑眯著引蛇出洞：“集思廣益嘛。院長大人讓我來一處，也是對各位同僚的器重，大家也知道本官忙碌，一般衙門請我去，我還懶得去咧。”

這話說了之後，庭間眾吏的心情稍微放輕鬆了一些，傳聞中這位提司大人笑裏藏刀。不過此時還真沒看出來，而且對方出身高貴，又是天下聞名的的大才子，怎麼會真的精通監察院這些陰穢事兒，此時暫且應了，日後再說，於是紛紛躬身行禮道：“謹遵提司大人令。”

範閑恩頭微皺。有些不滿意。

沐鐵隔得近，看得見他眼中的那一絲寒冷，以為範閑是不滿意下屬們顯得不是那麼忠心，心頭著急，趕緊對著站在前排的風兒使了個眼色。這人是他遠房侄子，也姓沐。;[!E\$C9[-B6L8Y\$?)h

沐風兒見到叔叔使眼色，以為是要自己站出來反對可他哪裏敢對堂堂提司大人說個不字！心裏害怕不已。雙腿連連顫抖，最後還是念及叔叔一直以來的恩德，將心一橫，將牙一咬，站出隊列後毫不含糊地行了一個禮，說道：“提司大人，雖說一處司職監察京中百官之職，但人情來往再所難免，誰家都會有親戚。像卑職的大舅子，眼下就在行馬監作事，如果我與他日常不來往，倒也可以，隻是怕家中悍妻吵鬧不休啊。”

這話看似俏皮，但場間竟沒有人敢笑出聲來，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沐風兒今天的膽子會這麼大。

範閑心裏高興，麵色卻是陰沉一片，寒聲斥道：“你當院中條例是坨狗屎，由你怎麼糊臉上！細則中早說得清楚，三代以內親眷經申報登記後，不在此列，你偏要這般說，莫不是有些什麼不妥事？沐鐵，將你這遠房侄子拖下去，處規侍候著！”&B6}+JP5d)k6}u-M

沐鐵歎了一聲，拖著侄兒滿臉哀怨地去挨板子了。範閑冷冷的目光掃了眾人一圈，說道：“還有什麼要說的沒有？”

眾人知道他是以官威壓人，但想不到密探之中也有硬頸之輩，站出來沉聲行禮道：“提司大人，查案是我們應做之事，但若遇著貴人恐嚇，如何？家中遇著官員刁難，如何？宮中的公公們發話，如何？”

場間一片沉默，一處辦案，最怕的就是碰見與宮中有關係的官員，因為監察院再強勢，也依然隻是宮中養著的打手。

...

範閑滿臉平靜看著他，說道：“報我的名字。”

五個大字擲地有聲，誰敢刁難恐嚇你們，管他是大臣還是權貴，隻管報我範閑的名字！如今的京都，範閑確實有底氣說出這樣的話，就算宮裏那些人表麵上在自己麵前還要流露出幾絲自矜，但若落到實處，隻怕那些上了三品的官員權貴們，根本沒有誰敢冒著得罪範閑的風險，來欺負他的屬下。

左手握監察之權，右手握天下之錢，誰願意得罪範閑？

範閑看著那個出列的官員，有些欣賞，在自己刻意打壓沐鐵之後，他還敢站出來說話，想著此節，他放緩了語速，柔聲說道：“還有什麼看法，一並提出來，我不加罪。”

那人其實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，硬著頭皮說道：“下屬以為私人不受錢物，是理所應當之事，但以一處名義收些無妨，一方麵與六部各司將關係搞好一些，將來查案也方便，另一方麵這些錢物分散之後，也算是貼補一下。”

範閑看著院中眾人，知道這些人也是心疼這些銀錢，不由冷笑一聲說道：“論起俸祿，你們比同級的朝官要多出三

倍，雖然你們不如那些朝官一樣有外水兒，但這本來就是建院之初高薪養廉的本意，有什麼好抱怨的。”

一直站在他身後的蘇文茂仗著與範提司相熟些，大著膽子說道：“監察院向來承受官員的反噬百姓的白眼，一處的處境又比較特殊，朝廷又不肯多些貼補，所以才...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，止住了他的說話，靜靜望著場間這些監察院的密探與吏員，等場間的氣氛已經被壓榨到寂靜無比，才一字一句說道：

“不要問朝廷為你們做了什麼，要問問自己為朝廷做了什麼。”

蘇文茂聞言一愣，稍加咀嚼，竟是大有深意，心頭不禁湧起了一絲愧意，一絲敬佩，是啊，一處這些官員們在自己打算的時候，有沒有想想朝廷建立監察院，究竟是為了什麼呢？

頭前出來說話的那位官員，也愣在了原地，這麼多年來監察院的教育薰陶，陳萍萍的訓誡，讓他似乎回到了最開始踏入監察院那時的精神狀態，心頭一熱，握緊右拳喊道：

“一切為了慶國。”

“一切為了慶國！”這是場間所有人進入監察院的第一天就必須記住的宗旨。

範閑看著場下的情景，很欣慰地笑了起來，輕握右拳，心裏說道：“一切為了生活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